

人生况味

三叔

赵承宁

椰乡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在乐东家乡话中“看电影”和“看琼剧”都可称之为“看戏”。

小时候,住在乡下。没有电灯,没有电视,没有一切的电器可供使用,更别提电脑、互联网了,最奢侈的享受是装上“555 牌”的电池听听收音机。农民生活常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人的消遣方式多是在农家小院聊聊天,谈谈农事,有时也聚集在大树下点着煤油灯开生产大会,唱唱民歌。

乡间的夜晚,甚是漆黑,有月亮的晚上,孩子们就会出来活动活动,玩各种游戏,如石头剪刀布、跳山羊、老鹰捉小鸡、捉迷藏等,挨家挨户乱窜,从月上梢头到月影西沉,直到汗流浹背,直到母亲跑满村呼唤着乳名找人才恋恋不舍各回各家。而最开心的是村里放电影,但是这很难得的,除非逢年过节或者是特殊的日子。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当红影星唐国强、陈冲、刘晓庆、张瑜、郭凯敏等家喻户晓。当时村里的电影放映场是在村庄的老王祠堂前一片空地上。《洪湖赤卫队》《地道战》《苦菜花》《小兵张嘎》《上甘岭》《小花》《一江春水向东流》《庐山恋》等老影片便是在那儿看的。年代久远,影片故事情节已模糊,但儿时看电影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每次村里放电影,仿佛适逢盛大的节日,家里提早做好饭,我早早吃完饭就和邻家女孩一起抬着长板凳赶往放映场,占正中间最佳的位置。邻家女孩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同桌,我们上学时,也是这么一起抬着长板凳去当课桌,还一起拎着小煤油灯去上晚自习。当时放电影是场场爆满,电影放映场往往被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后面到场的要伸长脖子看一整晚,也不喊累,还有的干脆把孩子扛在肩膀上看。

小时候的我们看的往往不是电影,而是热闹,是电影之外的快乐。占据了有利地形,安放好凳子,我们就满场跑开了。小摊贩也挑着箩筐来做小生意,影场边上卖甘蔗,卖椰子片,卖西红柿、香瓜、芒果、杨桃等各种时令水果。我们喜欢将不同的水果沾着辣椒盐酱油吃。在那个物质缺乏的时代,饼干糖果难得吃上一回,而大自然的鲜花花蕊却可入食。如木棉花刚抽出的叶心,凤凰花的花心以及由其结成的扁长豆状的果实,小时候我们都吃过。这些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或果实,算是我们小时候最美味的零食了。如今想来,真是有一点“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意趣了。

记得当时乡下的小摊,如果没有钱也可以以物交易,比如从家里带几个番薯换一个香瓜或换一碗米粉糕。小孩子就是好玩好吃,熙熙攘攘的电影场简直成了乐园。多是趁着吃喝玩乐去的,从来就没有安心端正坐好完整地看过一部影片,和小朋友一起跑跑跳跳玩各种游戏或买零食吃才是最喜爱的。

那份单纯的快乐至今仍让人怀念。而匆匆一瞥的曾被妈妈称之为“打到布破”的黑白战争影片也是生命最初获得的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中的“小兵张嘎”或“小花”却也是一挥挥之不去的影像,就连《小花》的主题曲至今我也能耳熟能详。

幼时,除了看电影,最期待的要数看琼剧了。至今,对琼剧仍有一种特殊的情愫。虽然说不出看过什么琼剧,虽然从来没有看懂它,虽然分不清琼剧中的生、旦、净、丑,从来不理解舞台上的肢体语言,甚至对那激昂高亢的唱腔有些排斥感,却会一如既往地回想它,回想看它的那年那月。犹如翻看发黄的老照片,遥远的记忆,陈旧的色调中却依稀流淌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温暖。

那时,戏班子来演戏一般不下到村里,只在镇上。爸妈是戏迷,每有戏班子来,他们必要一睹为快。对于琼剧,我一窍不通,却也喜欢凑热闹,总屁颠屁颠地跟着父母步行到几公里外的

万泉河是海南岛第三条大河。它全长 163 公里,在琼海境 82 公里,它有南北两源,南源发于五指山东麓,北源出自黎山南麓,两水分流而下,在琼海市“合口咀”汇合,然后滚滚东流,经石壁、椰子寨、嘉积、乐城至博鳌港流入南海。

万泉河是一条短而壮的河流。沿河有许多独特的自然景观。“合口咀”就是其一。“合同咀”也称“合口嘴”。它位于万泉河上中游琼海境石壁墟之上七公里处。

万泉河两流,如何在“合口咀”合流? 据万泉河“合口咀”北岸长力村一位长年在万泉河上游两水之间来往购买山货熟悉两水走势的村民介绍,海南岛的地势主要由五指山、黎山山脉依次由西向东延伸递降。万泉河上游南北两水,从五指山、黎山山分流向东而下,河岸陡削,峰连壁立,河谷狭窄,流水湍急,形成惊涛裂岸,纵谷雷奔之气势。开始,两水相隔遥远,有数十公里之遥。由于海陆地势西高东低走向使然,两水在群峰山谷中弯弯转转,渐而走近。南流流进烟园,便进入旧乐会县境,俗称“乐会水”。该流从烟园下毛槽、毛野园、加朗田、粉车、蜜产、山荫口,最后在坡寮河段,同北流合汇。而北流则在船埠进入旧定安县境,俗称“定安水”。该水从船埠下双滩、峻口、劳牛沟、龙界滩,最后在长力河段同对面坡寮河段的南流合汇。长力那位村民说,南北两水,在烟园与船埠之间,尚隔十余公里。而后两水向下奔流,便逐渐走近。当南流下至山荫口,北流下至龙界滩之处,两流已走的很近,仅隔二、三百米,两水中间夹着隔着一个高约一米宽约二、三百米,长满水柳等灌木丛的沙堆(也叫沙洲)。这个沙堆向下延伸一公里,便迥然而止。收缩成一个呈 U 形半圆形的沙堆堆头。两条溪流,就在这个不再延伸的沙堆前合流,融汇为一,这就是闻名的“合口咀”。

这南北两流合汇之处,在天晴日好的天气条件下,两流合汇之水是静态的,是融融泄泄

如烟往事

幼时看戏

王槐珂

镇上看戏。夏日夜晚,朦胧夜色,去的路上,总兴致勃勃,小脚步轻快如飞。

戏场是露天的,却有长条的石凳座位,凭票入场,而我还不够售票的高度,从人群里就钻进去了,每次最迫不及待的是到后台去看演员化妆。

龙凤呈祥的绸布前,摆放着简易的桌子,碟儿盏儿填满五颜六色的脂粉和涂料。只见彩笔一挥,或轻描淡写或浓墨重彩,生、旦、净、丑各具形态,栩栩如生呈现眼前。最让我好奇是,男性的头发总是长长的垂到腰间,真猜不透这长发是怎么接上去的。只见巧手一盘,就是造型独特的发髻,高高耸立,戴上官帽,更是英气逼人。女性的装扮更是复杂,戏袍花色艳丽,丹凤眼,嘴唇涂红得像樱桃,项链、耳环、发簪、挂饰……满身珠光宝气,熠熠生辉,散发出迷离的光,让我凝视良久,几近入迷。与其说是去看琼剧,不如说我迷恋这种神秘舞台背后的金簪、坠子,还有精美的长袍服饰。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在那个闭塞的乡村,吃惯了粗茶淡饭,穿惯了粗布棉衣,看惯了简陋的瓦房,这璀璨的服饰,这奢华的装扮,无疑是世界上没有的珍奇。

舞台上白炽的灯光引来了许多蚊虫萦绕,伴奏的乐器摆放在一旁。只听见锣鼓一敲,帷幕徐徐拉开,眼前是层次丰富景致幽深的幕景,



《三香》(国画)

金极量作

岁月山河

万泉河

「合口咀」奇观

王锡均

的,几乎不见任何合汇之流迹,然而,在气候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往往显现一种独特的自然生态奇观而令人瞩目。奇观之一,两流相搏,击浪排空。每当南北两流上游山区连日暴雨,两水一同暴涨,浑黄的“山挹水”,势如奔马,从扩大了的两条河道奔涌而下,直冲“合口咀”,便形成两股激流相冲相撞相搏相击的态势,激起一股股升空的水柱,溅起一朵朵白色的浪花。那溅起的浪花,从半空跌落下来,又化成咆哮的水流翻滚着旋转着,前冲后撞地向下流奔涌而去。这种壮观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奇观之二,两条溪流,一浊一清,一涌一静,一黄一蓝。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万泉河上游山区,时有风云变幻。时有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雨倾盆,北流上空却阳光灿烂,一片蓝天。时而又有北流上空黑云密布,暴雨倾盆,南流上空却阳光灿烂,一片蓝天。这种一边雨,一边晴的天气,便造就了两条河流,呈现不同流态,不同颜色的自然景观。有雨的一条是势如奔马,波浪汹涌,滚滚奔腾;无雨的一条却是蓝色清流,静静的融融泄泄而流。这种两条溪流,一涌

如梦似幻,又仿佛真实存在。正且手执小扇碎步登台,缓缓而来,如仙女下凡,赢得热烈的掌声,背景随场次更换,花生鼻梁上涂小块白粉,踏着轻浮荡漾的步伐,招摇过市。

年幼无知,听不懂台上唱的是什么,看不懂台旁的字幕,对琼剧的热情除了那光彩照人的服饰和葳蕤生辉的头簪,还有那表情丰富的姿容,就再也不知道该看什么了。

那刺耳的唱腔,犹如夏日里聒噪的蝉鸣。渐渐地,眼皮子重了,唱声模糊,悠远,婉转低回入深谷,幻化为柔软的催眠曲……往往是第一场没演完,我就睡倒在母亲的怀中了。曲终人散,还在甜美的睡梦中,爸妈怕惊醒我,小心翼翼,轮流背着我走着崎岖的路趟过低洼的水从镇上摸黑走回家。第二天,就连戏名都不记得了。而下一次,有戏班子来,我却又总乐此不疲地跟着父母去看戏。模仿是孩子的天性。趁父母不在时,还常常以大红大绿的被单为戏袍裹在身上,以睡床为戏台,伸出兰花指,蹁跹起舞,依依呀呀唱起来,小伙伴们是观众,着实是过了一把唱戏的瘾。

这是一种执着还是孩童的一种任性? 记得有一次,父母去看戏,没带上我,是从后门偷偷溜走的。那一次我大发雷霆,从父母房间横架的竹竿上扯下所有的衣服,并用脚恶狠狠地蹂躏,以此泄愤与报复他们对我的抛弃,大哭大闹不止。对于孩童的我,即使看不懂琼剧,但是错过一次看戏的机会却也是充分地委屈难过。

15 岁开始离开家乡,外出求学,渐渐地把异乡当家乡。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琼剧了。走过很长的路,到过许多地方,饱览了世间风景,儿时迷恋的那些旖旎光影,那些绚丽的服饰,那些奇异的脸谱,那些珍贵的挂饰,已经不再稀奇。而每年早春二月,适逢离我家不远的高坡村洗夫人庙公期,按照海口乡村习俗搭台唱戏是传统,戏班子婉转悠扬的唱声从远空传来。那飘渺茫远的琼音,隔着时空,飘忽而来,仿佛若淡淡花香,恍惚相识,轻轻晚风中,仿佛又回到儿时的故乡,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诗路花语

青莲说(外一首)

林杰荣

不敢妄称君子
但水一样的性格,我有
清澈,淡泊,甘于平静
微风和涟漪
把我内心的镜子打磨光亮

蓝天坚守着它的蓝
而我,用一生的清白
为最底层的泥泞说句公道话
干净的未必袒露在阳光下
黑暗中,更需要坚守的自觉

我的信仰并不大
一场干净的雨,一颗晶莹的露珠
或者,一辈子只开一次花
用短暂的花期宣告誓言
我没有错过,我没有遗憾

◎青竹谣

青山为父,骨子里
继承了宠辱不惊的性格
风雨袭来不弯腰
最初的那颗心,坚若磐石

先把根扎稳,先关心
脚下这一方小小净土
我始终站在最初的位置
挺着腰杆,聆听
生活里最平淡的真

再虚心一点,一棵小草的枯荣
也值得我用心学习
不要太多需求,不要抱怨
每一个季节都唱着同样的歌
望着天空成长
好好保护自己的颜色

父亲的犁铧

汪英尾

我,总想从某个角度
记录下你平凡
而又艰辛的一生
联想你春天耕作的模样
所有穿透过岁月的沟壑
你那磨平的棱角
以短小精悍的思维
思考泥土的意义
呼吸着在旱烟袋下
田野的芬芳
种子在不经意间发出新芽
你被遗弃在
金黄的稻谷旁
奶奶,以几毛钱的价值
为你画上句号
也许不久之后,你又变成
一个崭新的犁铧
继续耕耘一垄又一垄
春夏秋冬

月亮花开

赖杨刚

总有些想念是悬在天上的
如誓言搭建的鹊桥,借传说的名义
轻轻
把离别走成相聚
请用尽全部的心有灵犀,不停地念叨
一个人的小名
并挥霍完仅有的亲切,才能
让爱情下凡在嘴角,成吻,足够心跳
月亮花开

暮夏帖

胡巨勇

踏着蝉鸣歇斯底里的誓词
阳光终究拨节成了烈焰
迷失代替语言
天空越来越逼仄
村庄,静置生活场景

鸡鸣声缓,犬吠不再张扬
慵懒和安逸妥协于树荫之下
水牛泡澡于池塘,试图
用反刍填补生活的缄默

风停留在时间的拐角处
老蒲扇摇出一些镇静
坠落的鸟鸣
洗劫万物内心的安宁
热辣辣的故事,无需
荷香的隐喻,月色的修辞
早被萤火虫的灯笼
照亮